

書叢本基學國

集文伯意誠

(上)

撰基劉

校編鏜何

行發館書印務商

誠意伯劉文成公文集序

余弱齡侍家長者。談國初翊運諸名臣。輒凝聽之。憬然有懷焉。長而宦遊四方。竊願表揚先哲。博綜其遺文。頗喜善本。若宋文憲公諸集。海內翻刻者幾刻。益良。劉宋匹也。其文獨刻於枯蒼。歲久字訛舛。板又漫漶。莫或新之者。余奉命按行東浙。以瓣香謁公祠下。詢遺文。僅覩此編。愜而歎曰。嗟乎。逝將以功業揅文章耶。何善本之寡也。屬太守陳君烈。萃諸文學。重加訂正。付於良梓。俾海內同好者共焉。序曰。高皇帝呼劉伯溫爲吾子房。蓋開國首功云然。子房自二三籌畫之外。其言論風旨。不少概見。而公著書之多。乃若此。何哉。說者謂子房授書黃石。舒卷如龍。雖神機時出。竟善藏其用。塞兌閉門。不迫不應。爲得老氏之術。公剛毅慷慨。持大節。留心經濟。既遇真主。期以王道致太平。郤小明王御座。諸正論義形於色。危行危言。高皇帝天威嚴重。惟公抗辭。不以利害怵其中。振綱紀。斥姦慝。雖李善長亦忌譖之。況胡惟庸乎。考公履歷。豈孔氏所謂以道事君者非耶。漢文成侯。我明文成公。上下相符合。特帷幄中諸籌畫耳。公守孔氏家法。多著書貽後世。不若子房之秘密宜也。夫其玄機洞鑒。神啓於中。天之所授。以輔開天之聖。妙筭所紆。乘時驚發。載在國史者。旣與雲漢同其昭回。其諸喻志之說。觀物之篇。憤世之詞。羈旅之幽思。薄遊之清況。與夫廟堂之所述作。士大夫之所應酬。又澄澄如江河。嶽嶽如山嶽。醺如惠風。朗如景星。麗如卿雲。無意擬古。而神情悠邈。才氣雄豪。體裁音節。如庖丁解牛。靡不中於自然者。公之文章。與其功業。並傳無斁。恢恢乎有餘芳矣。余受觀風之寄。光昭往訓。樹之風聲。爲世型範。何敢讓哉。或曰。留侯子辟疆。方少年能

策制諸呂。計安劉氏。而公仲子環。不忘嗣君。卒全大節。茲亦兩文成胤嗣之相似者。劉氏子孫。當世世敬修也。因附及之。

隆慶壬申仲春望日。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後學豫章謝廷傑頓首拜書。

寫情集序

寫情集者。誠意伯。枯蒼劉先生六引三調之清唱。四上九成之至音也。先生生於元季。蚤蘊伊呂之志。遭時變更。命世之才。沉於下僚。浩然之氣。阨於不用。因著書立言。以俟知者。其經濟之大。則垂諸郁離子。其詩文之盛。則播爲覆瓿集。風流文采英餘。陽春白雪雅調。則發泄於長短句也。或憤其言之不聽。或鬱乎志之弗舒。感四時景物。託風月情懷。皆所以寫其憂世拯民之心。故名之曰寫情集。釐爲四卷。其詞藻絢爛。慷慨激烈。盎然而春溫。肅然而秋清。靡不得其性情之正焉。宜其遇知聖主。君臣同心。撥亂世反之治。以輔成大一統之業。垂憲于萬世也。先生當是之時。深知天命之有在。其蓋世之姿。雄偉之志。用天下國家之心。得不發爲千彙萬狀之奇。而龍翔虎躍也。嗚呼。千載之前。千載之後。英邁挺卓。能幾人哉。今先生旣薨。其仲子仲璟。與其長孫廌。謀以是編。鋟梓垂遠。以蕃於先生。辱平昔之好。命爲之序。顧蕃愚陋。何敢措詞。追慕高風。其容讓乎。豈洪武十三年歲在庚申春正月上澣永嘉儒學訓導安固紫華山葉蕃叔昌序。

郁離子序

郁離子者。誠意伯劉公在元季時所著之書也。公學足以探三才之奧。識足以達萬物之情。氣足以奪三軍之帥。以是自許。卓然立於天地之間。不知自視與古之豪傑何如也。年二十已登進士第。有志於尊主庇民。當是時。其君不以天下繫念慮。官不擇人。例以常格處之。噤不能有爲。已而南北繹騷。公慨然有澄清之志。藩閫方務治兵。辟公參贊。而公銳欲以功業自見。累建大議。皆匡時之長策。而當國者樂因循而悅苟且。抑而不行。公遂弃官去。屏居青田山中。發憤著書。此郁離子之所以作也。郁離者何。離爲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爲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離子。其書總爲十卷。分爲十八章。散爲一百九十五條。多或千言。少或百字。其言詳於正己慎微。脩紀遠利。尙誠量敵。審勢用賢治民。本乎仁義道德之懿。明乎吉凶禍福之幾。審乎古今成敗得失之跡。大槩矯元室之弊。有激而言也。牢籠萬彙。洞釋羣疑。辨博奇詭。巧於比喻。而不失乎正。驟而讀之。其鋒凜然。若太阿出匣。若不可玩。徐而思之。其言確然。鑿鑿乎如藥石之必治病。斷斷乎如五穀之必療饑。而不可無者也。豈若管商之功利。申韓之刑名。儀秦之捭闔。孫吳之陰謀。其說詭於聖人。務以智數相高。而不自以爲非者哉。見是書者。皆以公不大用爲憾。詎知天意有在。挈而畀之維新之朝乎。皇上龍興。卒以宏謨偉略。輔翼興運。及定功行賞。疏七分封。遂膺五等之爵。與元勛大臣。丹書鐵券。聯休共美於無窮。不其盛哉。傳有之曰。楚雖有材。晉實用之。公之謂也。初公著書。本有望於天下後世。詎意身親用之。雖然。公之事業具于書。此元之所以亡也。公之書見于事業。此皇明之所

以興也。嗚呼！一人之用舍，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則是書也。豈區區一家言哉！一夔蚤嘗受教於公，後謁公金陵官寺，出是書以見教。一夔駭所未見，愧未能悉其要領。今公已薨，其子仲璟懼其散軼，以一夔於公有相從之好，俾爲之序。顧一夔何敢序公之書，然得繫名於簡編之末，亦爲榮幸。因不讓而序之。公諱基，字伯溫，括蒼人。若其言之詳，官勛之次，則具在國史，茲不著。

洪武十九年冬十有一月，門生杭州府儒學教授天台徐一夔謹序。

郁離子序

古之君子。學足以開物成務。道足以經綸大經。必思任天下之重。而不私以善其身。故其得君措於用也。秩之爲禮。宣之爲樂。布之爲紀綱法度。施之爲政刑文明之治。洽乎四海。流澤被于無窮。此奚特假言以自見哉。及其後也。雖孔子之聖。可大有爲。而猶不免述作以傳道。況其下乎。然則必假夫文以自見者。蓋君子之不得已焉耳矣。君子以爲學。旣不獲措諸設施。道不行於天下。其所抱負經畫。可以文明治世者。獨得筆之方冊。垂示千百載之下。知而好者。或推以行。是亦吾澤所及其志。豈不爲可尙矣夫。然自秦漢而降。能言之士何限。非不欲如前所云也。率多淫於異端。失於僞巧。詭而不正。駁而不純。弗畔夫道固鮮。人苟用之。以求致治。殆猶適燕而南其轅乎。闡天地之隱。發物理之微。究人事之變。喻焉而當。辨焉而彰。簡而嚴。博而切。反覆以盡乎古今。懇到以中乎要會。不襲履陳腐。而於聖賢之道。若合符節。無一不可宜於行。近世以來。未有如郁離子之善者也。夫郁郁文也。明兩離也。郁離者。文明之謂也。非所以自號。其意謂天下後世。若用斯言。必可底文明之治耳。嗚呼。此寧虛語哉。從善少嘗受讀。歎其義趣幽隲。岐緒浩穰。或引而不發。或指近而歸遠。懜乎莫測其所以然。逮閱之之久。觸類而求。然後稍得窺夫涯涘。竊譬諸醫師之籠。一藥必治一病。玉石草木禽獸之屬。皆可以已疾延年。無長物也。此其爲書。所以深得古君子立言之旨。使其得君而措於用。其文明之治。益天下後世爲不薄。詎止度越諸子而已耶。是書爲誠意伯劉先生所著。先生嘗自任以天下之重。於經綸之道。開物成務之學。素所畜有。曾以其槩。翊當今之運。輔大

明之業昭昭矣存諸方冊者故御史中丞龍泉章公雖已刊置鄉塾然未盛行於世先生之子仲璟與其兄之子鷹謀重刻以傳嗟乎茲豈一家得而私之者哉僭爲敘其大略俾貽方來云爾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諸生吳從善序

翊運錄序

天生聖人。開基啓運。必生命世之臣。以爲之輔。如伊摯於商。呂望於周。張良於漢。皆翊其君。建皇極。行王道。以致太平。以開景運。以制禮樂。動爲世軌也。行爲世則也。黼黻河漢也。昭回日星也。衣被草木也。後世畏之如雷震。望之如神明。禁其力而不敢肆。故其君端拱無爲。飈行霆驅。莫之誰何。我朝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以天縱之聖。除胡元之亂。不數年間。遂開六合。奄有萬國。榮光貫日。王氣浮淮。躋斯民於春臺之上。熙熙皞皞。玉燭調泰。階平雖曰。虓虎熊貔。柱國之臣。爲之宣力。然亦藉明良豪傑。與圖治功也。方天造草昧。定都建康。西有僞漢。東有僞吳。長鱸大艦。日夕相搪擊。天下未知所嚮。有若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太子贊善大夫護軍誠意伯劉先生者。沉幾先物。獨識真主。遂委身而服事焉。太祖敬而信之。用其宏謀。西平江漢。東定吳會。天下大勢固已定矣。于是席捲中原。羣雄歸命。混一四海。大抵皆先生之策也。今觀御書詔誥之推獎。國計事幾之商榷。詞命往復。彌縫參贊。千載一遇。雖伊摯。呂望。張良之卓越。亦不過於先生矣。先生真豪傑之士哉。年愈高。智愈明。功愈大。德愈卽。遂分爵士。終始榮顯。殷周以來。一人而已。先生。括蒼之青田人。予忝爲同郡。今年守職翰林。其孫廌等。集其御書。詔誥。行狀。事實等文。名之曰翊運錄。蓋取誥文開國翊運之語也。請予序其首簡。予謂先生之器識事功。通於神明。文章道德。衣被後世。溥天下皆稱道之。而先生不自以爲至。是則先生之所至。世之人未必能知之。是錄也。企太祖之知人善用賢也。企太祖之聖神文武。同符於湯文也。

見先生之真識也。見先生之宏謀也。見先生之勳業也。聖明會遇。自古爲難。乃獨於今見之。先生之子。中奉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右參政。又能繼武其後。結知太祖。以廉能見褒於制誥。可謂耀於前而光於後矣。後之子孫。尙亦繼繼承承。深惟祖宗積德創業之不易。紹隆先範。以副朝廷優禮功臣之意。將見與是錄同垂于千萬載之不泯也。

永樂二年龍集甲申夏四月中浣。翰林學士奉議大夫兼脩國史同郡王景序。

覆瓿集序

大明太祖高皇帝受天命。奠安華夷。二十年間。殄僞漢。殲強吳。汛掃腥膻。廓清寰宇。復先王之疆理。開萬世之太平。是雖熊羆貔虎之士。相與竭股肱。奮威武。以佐神功。抑亦贊襄廟謨。運籌帷幄之中。有其人也。若栝蒼劉先生伯溫。真其人乎。先生諱基。始以文學上謁於金陵。知我聖祖之克典神天也。卽委心聽命。遂成鼎定功。累官太史令。兼太子贊善大夫。歷御史中丞。遷弘文館學士。卒拜誠意伯。蓋匹休伊呂者。幾二十年。今旣九京不作。後進之士。景休風。仰末照。幸先生之文章。猶有存者耳。先生之作。有郁離子。有春秋明經。有犁眉覆瓿諸集。壽諸梓者久矣。惟覆瓿一編。未有序之者。其孫刑部照磨。陌間以囑余。嗟夫。先生之心。志於道。先生之道。著於文。人皆知先生見知當時者。以其文。而不知太祖高皇帝知先生於儔人中者。以其心。人皆知先生之事高皇帝。能盡其心。又不知天以先生輔佐聖神。肇建鴻圖者。唯在於道。然則是編也。將以五味之藏。飯斯民於飢頓顛踣者也。覆瓿云乎哉。先大父弘文館學士復仁公。與先生俱以佐命顯。余於照磨爲通家子弟。故不辭而序之。如此云。若夫先生翊戴之績。與先公俱有國史在。茲不復也。

宣德五年冬十月。嘉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前翰林侍講兼脩國史吉水羅汝敬書。

犁眉公集序

犁眉公集者。開國功臣誠意伯劉先生既老所著之作。故取此以爲號云。先生自少穎敏。既長。於書無所不讀。凡天文地理。陰陽卜筮。諸子百家之言。莫不涉獵。元末登第。爲瑞之高安縣佐。縣耆老有稍知天文術數之學者。而其書甚具。先生召與之語。其人曰。公既聰明絕人。而器識宏遠。當爲一代偉人。吾書盡以相付。先生遂得究觀其說。而領其要。世亂棄官家居。泊我太祖高皇帝渡江。先生知爲眞主也。應召輒出。佐興大業。及其功成名遂。引身而退。卒以壽終。而其術亦不傳。嗚呼。公之出處進退。比之子房。豈不明白正大偉然大丈夫之所爲哉。予嘗觀於先生。非惟其助業冠絕前古。而文章亦足以垂世。而莫之與並也。是故其仁義積中。發而爲言。可以方駕古人者。則於郁離子見之。傷今悼古。牢籠百態。可以超邁當世者。則於覆瓿集見之。若夫優游閑雅。托興微婉。而有以盡其自得之趣者。則於是編見之。其氣壯。故其辭雄渾而敦厚。其學博。故其辭深宏而奧密。其志忠。故其辭感激而切直。其行廉。故其辭蠲潔而清勁。吁。古今之能以助業文章。並顯於當時。而垂耀於後世者。幾何人哉。先生雖沒。而有不沒者存。其在此也歟。先生之孫。爲刑部照磨。名貂。字士行。以才賢篤厚。見稱於人。是亦有以見故家文獻之足徵也。宣德五年冬十一月之二日。翰林侍讀學士奉訓大夫兼修國史金陵李時勉書。

重鋟誠意伯文集序

國初誠意伯劉公伯溫嘗著郁離子五卷覆瓿集并拾遺二十卷犁眉公集五卷寫情集暨春秋明經各四卷其孫薦集御書及狀序諸作曰翊運錄皆鋟梓行世然諸集渙而無統板畫久而寢堙學者病之巡漚御史戴君用與其案薛君謙楊君琅謀重鋟迺錄善本次第諸集而冠以翊運錄俾杭郡守張君僖成之屬守陳序嗟乎自昔夷主華夏不過羶一隅腥數載耳惟元奄四海而垂八紀極弊大亂開闢以來未有也公以命世豪傑之才出佐我高皇剪羣雄混六□掃百年之胡俗復三代之華風其讜言欲議牖道天衷偉略奇謀指授羣帥者鼎彝勒之汗青書之四方尙能道之方其未遇也鬱積感憤發之文辭若四嶽之出雲無窮若公輸之營衆宇各盡其制若孫武子之師戈甲蔽野而不聞暗鳴叱咤之聲若大海浩漶中畜虬螭鱣鱠鼉鼉之屬觀者駭愕而莫能名然皆載道之航輪濟世之梁帛時已傳誦之及達而施之朝廟播之華夷垂之百世之下焯乎不可朽也三代之英卓矣漢以降佐命元勳多崛起草莽甲兵間諳文墨者殊鮮子房之策不見辭章玄齡之文僅辦符檄未見樹開國之勲業而兼傳世之文章如公者公可謂千古之人豪矣而世或疑其仕元或獨稱其觀象者是猶訾伊尹之五就知周公止於才藝而已不已陋乎三御史之重鋟茲集蓋高山景行之志也守陳之序居培塿而論嵩岱持土苴而寘之夜光朝采之上可乎哉

成化六年夏六月吉賜進士出身奉訓大夫太子洗馬兼經筵講官同修國史前翰林侍講四明晚學楊

守陳序。

誠意伯文集序

重鑒誠意伯劉公文集序

富自童孺時。卽聞有誠意伯劉公之勳烈。爲開國宗臣之冠。筮仕以來。求公之遺文而讀之。乃得公平生所建立之詳。夫超世之蘊者。厥振匪夷。故峻其所樹。嗇於蓄者。無厚畬。自古天下之事功。未嘗不符於學術也。公豪傑之才。隆於帝授。而天人之秘。洞之素深。遭元末運。沉於下寮。其志鬱而弗伸也。其謀浚而孔忤也。其才積而困於無施也。故得肆力於文焉。或時事之感激。而洩憂憤之紆餘。或機會之在前。而痛鋪張之失策。證古例今。有寓而諷之之意。而開闔操縱。皆經濟之資焉。大率施爲理而不失其宜。藹變精而馭之以正。辭意剴切。如靈均之草澤行吟。英銳奮發。如博浪之椎。未試一擊。皆可考也。逮我太祖高皇帝。龍興淮甸。公早識真主。於異雲映湖之日。遂起而從之。蓋懼中國之無統。欲借舊以立義也。方其進謁金陵。一見如舊。受心膂之寄。掌帷幄之機。殄漢殲吳。驅夷奠華。廓清寰宇之功。曠世而僅見。偉矣哉。於今爲烈也。予嘗夷考其行事。當天下甫定之初。首諗滯獄。倡立兵衛。居守按貴臣之侮法。論相卜小犢之債轅。辭封爵而不貪天之功。終身顯融。而私產無寸益。時贊密謀。保全勳舊。口不言而人亦無知者。臨終尤拳拳乎修德省刑之數語。斯其道任天下之重。智鈞物理之玄。謀入九地之深。而勇攝萬夫之氣。所謂超世之學術。著於文者。鑿鑿乎親試之矣。雖然。公之神在天下不死。勳業聲光。久而不磨。固無賴乎文也。但典籍存。庶幾可論其世。傳之弗昭。或病焉。公文梓行久矣。歲遠寢湮。字不復辨。富承乏枵蒼。典刑在目。視篆之暇。訂其譌落。重加編輯。捐俸再鑄諸梓。俾公孫指揮瑜等世守之。使天下後世。亦知故家文獻之足徵。

誠意伯文集 序

也。
正德己卯夏五月既望。賜進士中順大夫處州府知府後學莆易林富謹序。

題誠意伯劉公集

頃余道芝田。亟與方子伯時會禮從。言及犁眉公。余率爾曰。公一代功宗。近古罕匹。而未有表章之者。僕竊怪之。嘗得其說。而未之質也。方子忻然前席而請曰。先生試言之。余曰。胡元之事。人言禍始石敬瑭。非明識也。蓋自賊操引納五胡。遺穢中國。遂乃歷載數百。中間裂爲十六。併爲南北。合爲隋唐。而夷風未息。其後番將據河朔。敬瑭割幽燕。而棄厥險阨。於是遼驕金迫。胡元乘之。而首足倒懸。因以底極矣。且昔之入主者。頗皆用夏貴儒。惟元不然。此其爲穢。尤使人涕泗霑臆。夫其胎禍之遠如此。播惡之廣如此。奄及百年。不知變革如此。當是時也。薰蒸融液。無地非狄。若將不可復易者。我太祖高皇帝起自布衣。曾未十年。一掃而空之。於是海宇清而綱常復。儒術重而道學崇。斟酌百王。以大備一代之制。盡還諸夏之風。顧其始也。自謂初無取天下之志。旣其成也。則不獨撥亂反正。而實洗滌乾坤。爲中國皇王賢聖。復讎續緒。所謂功高萬古。而莫與同者。是果孰啓其衷哉。僕嘗反覆於當時勳戚之間。而未得其故。及閱公集。莊誦高皇帝聖製。乃始喟而起曰。嗟乎。微斯言。則一代功宗。其何所復稽乎。而當時載筆。與後來序述者。顧莫之表章。何哉。昔漢之鄼侯。嘗荷殊禮。而膺首封矣。徒以收秦圖籍。勸王漢中。進養民致賢之說。建居守饋餉之功。高密之在東京。功不補敗。其所有者。不出簡任諸將。徵長之間。在德厚薄。數語之外。亦且偃然策勳。而莫與絜大。況所事者。亭長久嘆於縱觀。真人已專乎封拜。則二臣特攀附之匪懈者耳。今聖製之稱犁眉。一則曰。每於閒暇之時。數以孔子之言道予。是以頗知古意。二則曰。入則每匡治道。旣